

解读奈保尔的封笔长篇小说《魔种》*

朱 璞

(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山西 太原 030031)

【摘 要】维·苏·奈保尔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研究焦点是作家的文化身份、作品的多重主题,范围则是他的几部经典作品,而对他声称的封笔之作《魔种》研究很少。《魔种》中体现出双重文化背景,这与作者的经历有关,而作品中的房子和性的意象及“局外人”式的主人公等都能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

【关键词】《魔种》;文化背景;房子和性;局外人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37-03

奈保尔于2004年出版了自己所谓的封笔之作《魔种》,这部小说是《半生》的续作,被作者称为联结起自己曾生活过的不同的世界,并将对自己的文学生涯作一个总结。

在《半生》的最后,威利离开了非洲,来到了妹妹所在的德国,《魔种》就紧接着这个结尾展开,他带领着读者们,随着威利又开始了第二次旅程,消极与平淡仍是这本书的主要基调。威利的妹妹萨洛姬妮是个自以为是的左翼电影工作者和暴力革命支持者,在她的催促下,失魂落魄的威利开始寻找生活的目标。经妹妹说服,他同意参加一个印度的革命组织。怀着的一颗惴惴不安的心,他回到了20多年前逃离的土地,但他的梦想随即破灭了,因为他发现革命组织早已四分五裂,自己身处心怀仇恨的中产阶级之中,而并非底层民众之中,根本无法融入印度的他,生活在一如既往的沉闷与乏味之中。他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俘,在妹妹的营救下去往伦敦,生活空虚依旧。

一 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魔种》中有两种相交织的文化:印度文化与英国文化。

(一) 印度文化

奈保尔童年时代生活在浓厚的印度教传统家庭里,受到母国文化的熏陶,“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层次上,印度一直存留在我童年生活的背景中。”^①“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②

在奈保尔的作品中经常有对母国文化的书写。《魔种》中,对印度人的穿着打扮——纱丽,吃的东西——撒吐,种的罗勒(一种有宗教意义的草,某些宗教仪式上会用到),瑜珈,静修坛都有描写。印度的种姓制度世界闻名,奈保尔的观察并没有绕开

它。《魔种》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都会提到他的种姓,如文中的摩托车手拉贾的种姓是纺织工,罗摩占陀罗和“爱因斯坦”一样,属于上层种姓,而威利却有着复杂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上层种姓,而他的母亲阶级地位低得多。奈保尔对种姓制度持鲜明的否定态度。

奈保尔对印度文化传统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一方面他丢不掉自己民族的传统,为它的历史而自豪,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这个传统的负面作用。作者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了威利的身上。

威利时隔二十多年后,重回印度,他在一座地主家的房子里感受到自己的祖国,而对于自己的过去他一直想忘掉,但过去却一直完整地存在他的脑海里。不愿回到印度,回到静修坛去,心中充满悲哀,“我去过那儿了。我已将生命的一部分投入其中,而我最终一无所得。我不能再回去了。我得让生命的那一部分死去。……我现在必须只做我自己。但愿还有这可能。”^③

(二) 英国文化

在对待英国文化的态度上,奈保尔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种清醒的矛盾。他对英国文化既依赖又反抗。

他一方面把英国文明等同于普世文明,作为自己的参照系。奈保尔和威利都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他们不能不被征服、被统治;大学、报纸、杂志、咖啡馆、俱乐部,都在反复述说着殖民统治的合理性,都在展示着欧洲的文明成就。

另一方面奈保尔又对英国文化的庸俗和堕落厌恶之至。他在其早期作品《米格尔大街》、《神秘的按摩师》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就曾涉及殖民教育和文化入侵给殖民地和被殖民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官方文学和作为殖民地教育的一部

收稿日期:2010-06-11

*基金项目: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科研基金项目“V.S.奈保尔小说的叙事特征研究”(WB2009037)。

作者简介:朱 璞(1982-),女,山西运城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分的殖民文学,与本土人的实际体验根本不吻合。《魔种》中的威利费了很大劲去读《威克菲尔德的律师》,可就是不懂它在说什么,不明白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要去读他们的故事。他看不出这书和他听到看到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他在读海明威、狄更斯、玛丽·科莱利的书,读所有其他人的书,都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最后他硬起头皮决定再也不读了。而罗摩占陀罗对好不容易找到的《三个火枪手》也是失望之极!简直不知道自己都读到了些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穿古装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二 作品中的意象

《魔种》中的意象处处可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房子和性的意象。

(一) 房子

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是它们大都与独立、自由等概念相关。“房子”作为一个意象,在奈保尔的作品中表达了印度移民心灵深处的边缘感和无归属感。对房子的渴望是移民对家园的渴望,更深一层看,“房子”象征的,不仅是物质世界的一个肉身寄居处,还是精神世界的意义归宿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毕司沃斯生居住、建造或拥有的每一座房子,实际上都是他和他的族裔同胞生存处境的象征,毕司沃斯先生为获得自己的房子展开的人生追求,并不仅仅是对失去的父亲的寻求和对失去的孩童时代的安全的追求,而且也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重新定位。

而《魔种》中,威利每到一处首先都要对房子进行观察,作者也对不同的房子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书中描写了摩托车手和家人居住的纺织工们的房子,警察总部的房子,铁路工人的聚居区,邮局的建筑,尤其对村里封建小地主的宅邸描写细致:这所房子宏大,但倾圮已久。“到处是朽木烂石潮湿腐败的气味,这种气味来自于蝙蝠及其累累成团的粪便,来自于占领此地的鸽子和其他野鸟泼溅在墙上的白色污渍,沙砾一般,层层相叠。”^④来到伦敦后,又描写了罗杰的又高又大的联体楼房,银行家的豪宅,编辑部的楼房,培训中心的小房间,罗杰父亲的不能算小屋,也称不上楼房,既不是潦倒也不算富足的任其自生自灭的房子。

在参观了别人的房子后,威利也渴望有自己的房子、房间和床。在基地时,威利有自己的房间,“能回到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威利还是很开心。他觉得自己不再被抛入半空,他觉得他也许能够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喜欢干净低矮的茅草屋

顶——让他安心,尤其是躺在钢丝床上的时候。”^⑤当威利被调入另一支队伍时,他又会把那屋檐低矮的农舍里的小屋视为己有,后来住进了露营帐篷,又像从前那样不断前移了。这让他丧失了方向。他想起过去那段给他安慰和依靠的时光,他经常一回想自己睡过的床。这种回忆会给他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使他觉得,尽管他处事消极,但在生活中还是有所收获,这种收获就累积在他的身边。

对于威利来说,房子不仅仅是一个遮风避雨之所,更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是他的身份、地位、尊严和人格独立的物质象征。能否拥有自己的房子,睡在属于自己的床上,成为他的却之不去的、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以至于后来威利发现自己喜欢建筑,他认为唯有建筑才是真正的艺术。

(二) 性

在这部小说里,性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学意象。在许多方面,有色人对白种女性的爱慕类似于一个殖民地社会对宗主国的仰慕。

在奈保尔的小说中,有色人种和白人的性关系始终表现为一种交易或者交换关系,如情人关系、妓女与嫖客,其无法以婚姻的途径正当地发展,即使结了婚也是没有后代的。这在《模仿者》中体现得很明显。奈保尔曾试图建构黑白通婚的情景,但是后来,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婚姻的不合理性,是一种不可能有结果的实验。

在《魔种》中,威利第一次见帕迪塔就觉得她很有格调,那就是伦敦的格调。“我从来都没觉得她漂亮。但那时候我还是想跟她做爱,看她脱光衣服的样子。……难道是因为年龄,因为我穷,因为我的欲望吗?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因为那时候总是认为英国非常强大,甚至让英国女人的脸上也添了光彩?”^⑥威利对帕迪塔的迷恋实际上是他身份求证的一种努力。威利和帕迪塔的肉体关系使他感觉与这个国家的人有了某种联系,他再也不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而是与这个国家息息相连。通过对前者的性施虐而获得虚幻的种族优越感,渴望通过占有白种女人的身体而获取优越感。

作品的最后,威利参加了一场婚礼——胜利者的婚礼,主角是黑人马科斯,他所谓的抱负便是白种女人,白种孙子。而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可见种族间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而种族间的性关系深刻地体现出政治上的意义。它成为有色人种获得尊重和成功的标准。

事实上,有色人种男人和英国中产阶级白种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充满了政治上的隐喻:白种女人形象

象征着第一世界的优越和高贵,是西方政治和文化优势的集中体现,而它也代表着被第三世界所渴望颠覆和征服的对象,同时还是被仇恨被报复的对象。

三 局外人

奈保尔写的一系列长篇小说,虽然有不同的主人公,但都经受着流放的悲剧与脱离本土文化的痛苦,总是隐藏着漂泊离散族群的一份悲情。

首先,奈保尔的小说里慈母形象是缺失的。这与作者的出生、与其复杂的文化背景有很大渊源关系。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居民,一个在加勒比海西印度、欧洲、非洲和东方之间徘徊的海外浪子,奈保尔是十分复杂的。他从来没有认同过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认为是荒谬可笑的,没有希望的,到处是荒谬的生活和对殖民者的模仿,到处是没有自尊的殖民地意识和殖民心态。对于奈保尔来说,在这个岛国的唯一希望就是逃离,就像《魔种》中的主人公威利逃离了印度一样,作者自己也逃离了自己的出生地。因此,在奈保尔的作品里,慈母形象的缺失反映了他无法找到可以作为自己归属的社会。正如他自己一再声称的:“我是个流放者”。^⑦“我没有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国家。我无处可去。”^⑧

其次,《魔种》中经常会出现车站、码头、机场、旅馆、营地等等,凸现出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亡者形象来。威利不管在哪生活,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或眼光去对待周围的一切。在《魔种》的一开始,威利就对妹妹说:“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我从来就是个局外人,现在也一样。这会儿在柏林,我又能做什么呢?”^⑨威利回忆自己经历的岁月时是这样的:“我始终对非洲人怀有同情,但是我总是作为局外人去看他们。我从来没有真正看透他们。我通常是透

过殖民者的眼光去看非洲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突然间就终结了,非洲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不得不转身逃跑。”^⑩他在革命中的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无所事事,是个旁观者。他的一生没有干过什么工作,什么也做不了。

作者通过这类主人公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没有人能和他所处的异质文化相融合,移民或侨民很难摆脱文化上的无归属感和疏离感。威利给妹妹的信中说,尽管他被救出了监狱,尽管他有人身自由,身心也都还健全,但他仍然像在服无期徒刑。他没有什么人生观。萨义德指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⑪不能回到过去,又无法接受现在,它属于所有的地方同时也无处可属,成了一个无所依附的“悬挂起来的人”。属于两个世界却不被任何一方接受,这就是后殖民流亡知识分子的双重困境。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点外,这部小说在结构安排上有点像传统的“流浪汉小说”,靠主人公威利的双脚、双眼和双耳,把东西南北的那些人、那些经历贯穿起来。

冷静客观的表现手法也是小说的一个特色,小说中随处可见矛盾、冲突和挣扎,但流露在作者笔端的却始终是客观和冷静,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奈保尔采取的方法是置身事外,无动于衷,用一种冷静、中立、客观的方法记述生活中的欢乐与忧愁、不幸与不平,不让自己个人的意志和感情渗入其中。同时,奈保尔通过文中一些主要人物的视角,将逼真的叙事艺术和精细的观察能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V.S.奈保尔 李永平译,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页。
- ② V.S.奈保尔 宋念申译,印度:受伤的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页。
- ③④⑤⑥⑨⑩ [英]奈保尔著 吴其尧译,魔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第165-166,110,127,175,2,33页。
- ⑦⑧ Theroux, Paul. Sir Vidia's Shadow: A Friendship across Five Continent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8, 第229, 230页。
- ⑪ 爱德华·W·萨义德 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45页。
- [1] [英]奈保尔.魔种[M].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2] [英]奈保尔著.浮生[M].孟祥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3] 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 [4] 潘飞.自我的追寻—解读奈保尔的封笔长篇《魔种》[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1.
- [5] 梅晓云.处处无家处处家[J].读书,2002,1.

On Hemingway's Contradictory Ecological Thought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ZHU Xun-ping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Abstrac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he best works of Hemingway's "iceberg writing principle", contains a variety of connotations. Reading it from the ecocr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dualistic nature concept of Hemingway is discovered. On the one hand, he calls for the mental triumph of man over nature from the anthropocentric standpoint. On the other hand, he affirms that nature is unconquerable and should be cherished and denounces men's ferocious dealing with nature. The paradox of Hemingway's ecological thought is actu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confusion of modern people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Hemingway; *Ecocriticism*; Anthropocentrism; Ecocentrism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页)

Noun-Verb-Adjective Concurrence in the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Province

ZHANG Jun-zhi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n the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Province, many words hold several parts of speech concurrently. What this paper discusses is that one word can be used as noun, verb and adjective or two of them.

Key words: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Province; Dialect; Concurrence of Parts of Speech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39页)

Reading Naipaul's Last Novel *Magic Seeds*

ZHU Pu

(Business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 Xi 030031)

Abstract: V.S. Naipaul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01.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writer's cultural identity, multiple theme of his several classic works, but little on the *Magic Seeds* which reflecting the double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author's experience. Whereas the house and sexual imagery and the "outsider" type of hero and so on can reveal the theme of the works.

Key words: *Magic Seeds*; Cultural Background; House and Sex; Outsider